

龙溪精舍丛书

031.1
S8762
20

龙溪精舍丛书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失懼

憚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
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
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
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旣至則血氣暴
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
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
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
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可

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
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之乎仁
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
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
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

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
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
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
去也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
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
世之不我尙也心疾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
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
充之文辭聲氣足以節之是以欲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

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
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
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
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
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己不逮悲
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
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
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
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

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

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
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
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
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
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
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
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
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

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必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妄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
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
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
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
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
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
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
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
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

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
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
遊者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

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
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
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
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
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
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詳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遊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

王之教官既不以交遊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遊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遊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遊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

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遊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遊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贊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贊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眾古之交